

坚持人民至上的文艺评论导向

■ 韩进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人民”“文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关键词,人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用报告中的话来表述,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作为文艺评论工作者,应该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进一步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和文艺评论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密切联系工作实际,从理论到实践确立“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文艺评论导向。

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也是文艺评论必须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六个坚持”高度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人民至上”位列第一位,因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显然,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评论理论也不能例外,人民性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继续推进新时代文艺评论实践上的理论创新,首先就要把握好“人民至上”的文艺观和方法论,坚持人民至上的文艺评论导向,确保文艺发展成果

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人民至上的文艺评论导向,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好日子。党始终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文艺事业纳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建立党领导文艺的根本制度,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以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已经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党性原则,是谋划开展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根本遵循。

坚持人民至上的文艺评论导向,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谈到“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时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和文艺评论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脉相承,又具有新时代内涵。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重申文艺创作的人民取向,定位文艺发展的人民坐标,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人民为心中,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和主题,

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这必然要求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相辅相成,同频共振,坚持人民至上的文艺评论导向,是社会主义人民文艺的鲜明特征,也决定了社会主义人民文艺与其他文艺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

坚持人民至上的文艺评论导向,是站稳人民立场评价作品价值的总体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戴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上始终写着“人民”二字,人民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文艺评论是自带导向的文艺活动,对于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升审美、引领风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否坚持人民至上的文艺评论导向,直接反映了文艺家对待人民的态度、情感和立场。离开人民至上,就会无视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事实,文艺评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对提升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坚持人民至上,就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把服务人民和引导人民结合起来,发现并推荐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坚持人民至上的文艺评论导向,是把好新时代文艺评论方向盘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打磨

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评文艺评论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不能盲目迎合和屈就不良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更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文艺评论的责任是培育和引领,这里就有文艺评论导向与文艺发展方向的问题,坚持文艺评价标准与发扬文艺批评精神的问题。文艺往什么方向发展,发展走哪条路,怎么走,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方向盘掌握在文艺评论家手里,文艺评论家的底气、勇气和正气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与人民同在,文艺就一定能从“文艺之母”的人民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在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满足人民需求中充满活力。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文艺发展繁荣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发挥好文艺激励人心的精神力量,坚持人民至上的文艺观和文艺评论导向,是坚守社会主义人民文艺初心使命的必然选择,也是被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更多内容

外卖小哥们如何成为时代新人?

■ 陈进

塑造时代新人,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要求,也饱含文艺界对新生长点的期待。时代新人指的是具有鲜明时代品格、文学史上少见的人物形象,因其典型性,可以代表一类人的外部特征与精神气质,也是社会主流价值的赋形。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新产业、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日新月异,产生了诸如快递大哥、外卖小哥、网约车老司机等新职业群体,蕴含着产生时代新人的可能,也是呈现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的新鲜素材。从当前外卖小哥进入文艺作品的多副面孔中,可以窥见其成为时代新人的价值标准与可能路径。

不可否认,外卖小哥是社会劳动分工日益精细化下的“职业人”与“单面人”,是大数据“工厂”、算法“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大数据正在形塑一个新世界,算法正在重构新的人际关系。网络时代的新人,已经失去了工业时代新人的直观性。这个新兴、现实而又庞大的群体,过去长期在文艺作品中难觅踪影,即便出现,也不过是插科打诨的谈资,或是背景板上的“路人甲”。作为“失踪者”的外卖小哥,反映出文艺创作敏锐性的不足。

外卖小哥进入文艺作品之初,是由“失踪者”变成“他者”。所谓“他者”,是相对“自我”而言。以“自我”为中心,“他者”是被凝视与想象的对象,意味着陌生、边缘、外来。“他者性”势必带来作品中的“扁平人物”,这个概念来源于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是“基于某种单一的观念或品质塑造而成的”。像电影《外卖小哥的春天》,讲述的是深陷低谷、找不到自我的演员刘莎莎,和偶遇的外卖小哥陆勇清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在陆勇清帮助下,刘莎莎找回了真我。这种故事的现实可能、真实与否过眼即明。电影《来电狂响》讲述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困境,外卖小哥仅仅是串联各个故事与空间的“他者”或道具。在这些作品里,作为“他者”的外卖小哥只是在帮助主体构建“自我”,反映出文艺创作深刻性的缺乏。

如何将“他者”变成“主体”,这需要创作者深刻把握时代精神,洞悉人物内心。电影《中国飞侠》的主人公李安全从消防员岗位退役后,成为北京的一名外卖小哥,在底层生活重压之下,始终不忘初心,以见义勇为、扶危救困为理想,甚至在面对理想与职业、家庭的矛盾时,也始终难以摒弃前者,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电影策略性地给外卖小哥贴上“飞侠”的标签,将网络时代职业群体与遥远的“侠客”相链接,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飞侠”不仅是对他们驱驰奔走的形象描述,更是对一种理想精神的美好赞誉。房伟中篇小说《外卖员与小说家》借外卖小哥之眼生成了城市的风景,看广场大楼“像外星飞船,或锥形体的光”,将城市交通视为“世界的肠子”,骑行时“看着无数男女像电子般急速穿梭,无数的光与暗影被分开”。这些新奇“风景”的发现,实际上折射了大数据时代人的“内面性”。

从精神层面来说,如何将“主体”从“数据”中解放出来,可能更具有超越性的价值。《中国飞侠》里有李安全公开竞争外卖站站长的片段。面试时考官直接评价“我看了一下你的数据,每个月平均两个差评、四个延时,数据不好”,李安全的解释是“但是外卖员有好多表现是系统统计不到的”,但考官坚持己见“不管怎么说,你的数据确实不好”。这个未经突出的桥段,完全可以成为升华整部电影主题的眼。大数据和算法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遮蔽了很多时代真相与细节,并无孔不入地预测人的行为,判断人的价值,操纵人的决策,加速人“主体性”的消亡。但是,人的丰富性又怎能被大数据全面“画像”?在“飞侠”的荣誉面前,“数据”评价结论显得狭隘、片面而脆弱。小说中,虽然因救人被电视台记者带入公众视野的解决方案充满偶然性与戏剧性,但电影依然还原了大数据背后元气淋漓的“人”、理想与温情。

在房伟小说《外卖员与小说家》里,外卖小哥建民和小说家宇文无量成为私交甚笃的朋友,这种组合潜在地运行出两种价值的对话与交锋。建民象征着算法时代被异化的丧失主体性的人,而小说家则代表着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格。在自我意识与工具理性碰撞之间,小说产生了最具大数据时代气质的张力。小说后半部的幻觉部分,小说家去世后,其思想以“一种脑波理性结构存在”植入外卖小哥的大脑,颇有马斯克“脑机接口技术”的构想。在强烈自我意识的暗授机宜下,外卖小哥意识到“算法的精髓,就是知识对一切的微观操纵”“那种认为外卖跑得快,送得多,就能多挣钱的观点,不过是最底端的算法,会被平台不断试探出底线承受极限,变相透支体力”。他从“知识积累”做起,迅速成长为业绩一枝独秀的“外卖王”。如果说“自我意识”驱使外卖小哥从工具人变成驾驭工具之人,那么“知识积累”正是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指认的“技术客体的事实霸权使得主体的理论知识丧失”的技术解决方案与破题举措。

从“失踪者”到“他者”,再到“主体”,直到将“主体”从“数据”中解放出来,是一条层层递进的逻辑线索,但并不意味着塑造时代新人也需要这样依序拾级而上,这只说明一部作品的火候到了什么程度。时代新人的塑造取决于作家对现实体验的温度、对时代理解的深度、对“人”之本质彰显的力度。如果不曾现实在场,未经深度思考、没有精神力量,那么,算法面前,就是从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小哥,到困在“元宇宙”里的我们,以及我们的文艺作品。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本版部分稿件由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提供)

投稿邮箱:ahrhbsfk@126.com

大别山精神的多维历史叙事

——刘鹏艳长篇小说《青山依旧在》读札

有自,发生、发展、进程、结局重新场景化和历史化,小说既非传统的本质主义叙事,也非后现代或新历史主义的叙述,而是让人物的命运回到历史情境中,沿着历史、人性、阶级、家族、血缘、亲情等交织的关系网络建构历史的真实。不仅如此,小说刻画了类型多样的革命者形象,有敦本堂的少爷虞章华、账房先生的儿子卢骥轩,榨油铺的周廷三、花剪径土匪的女儿王春芳,以及詹凤佐、吴勤、吴劲菊等。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家庭出身、社会境遇,他(她)们何以最终聚集在革命的旗帜下,小说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各自的成长或转变历程。

一方面,小说深度勘察了革命中“人”的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这篇小说尤为出色之处在于,小说不仅还原了大别山地区革命的真实历史,让读者在阅读中深切感受到革命历史曾经的鲜活、真实、酷烈,也让读者走进革命者的内心深处,了解他们在革命征途中的心灵图景,由此,小说完成了大别山地区人的革命史、心灵史、精神史和情感史的深度交融。虞章华对革命的追求源自学校教育的革命启蒙、革命现代性思想体系的内在诉求以及对历史情势的深切洞察,尽管其表象是放

荡不羁的少爷公子哥。他对母亲的背叛、对曾经爱恋女友的思念、对王春芳的心动,所有的情感情绪都让位于革命的理想信念。卢骥轩从懵懂、迷糊的虞章华跟班,在革命、家庭、情感的多重磨砺下,最终成长为游击队队长和解放后的县长,其个人革命史与情感史嵌合在一起,小说通过人物写出了深邃的革命思想内涵,也赋予了小说深度的心灵情感内涵。还有花剪径土匪的女儿王春芳受到虞章华的革命启蒙以及情感吸引,最终走出花剪径的心理也被小说描摹得细腻真切。

另一方面,这篇小说的语言、基调、节奏与主题相因相契,乌托邦、梦境与现实反向镜像,从而让这部主题创作具备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作品的语言古典意味与现代意识兼具,具有丰饶的艺术表现力。小说分上下两部,上部:山有木兮,下部:木有枝兮。小说命名为:青山依旧在。在古典诗意淌流的情境中,书写革命的疯狂雨骤、历史的沧桑流变、世道人心的复杂幽昧。青山依旧在,星转斗移,物是人非,多少革命者及其命运故事深藏在历史的深处。诗意、典雅的语言化解了历史的暴虐与残酷,小说的叙事氤氲着岁月流逝的意绪,但文本的叙事基调并不晦

迈步走在大地上

在寻找具有精神力量的小说人物时,可谓一波三折。

带着“叩问大地,为人民而抒写”的理念,开启了寻找乡村人物和故事的写作模式。这种寻找,既扑朔迷离,又惊喜连连,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其中一个人物,我多次走访,均被推脱。后来从侧面得知,这位当了三十多年村支书的老人,正陷入人生低谷。于是我走进村子,多方聆听村民的声音。这才发现,在乡亲们的心目中,他竟有那么高的威望。三十年来,他为村民做了许多实事、好事,他的身上,有着鲜明的中国乡村变化图景。待我了解了他们如何带领村民致富,如何把破旧的村庄建成美好乡村,如何让村里建了幼儿园、敬老院,我终于能够有底气地走到他身边,听他说自己。我的倔强和执着感动了他,终于有一天,他向我娓娓道来关于他的乡村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形象因此清晰起来。这样带着大地气息的人物走进小说里,自然能感染人、感动人、感人,因为他们身上,有着饱满的精神力量。

坚守,让荒村长出花朵

行走在大地,寻找有温度的故事和有力量的人物,是我一直的坚持。我的中篇报告文学《余热》,讲述了一位基层党支部书记如何让一座废弃的村庄重生希望的故事。这个村子,因地处采煤塌陷区而整体搬迁。看着原来的村子日渐荒废,这位曾过了二十八年村支书、年过半旬的老党员,心中升起坚强信念:要让生养自己的村庄,再长出庄稼和花

朵,长出希望,成为乡村振兴中的一道亮丽风景。他吃住在荒废的村庄里,多方呼求、多次走访,终于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也感动了社会,一批走出村庄的企业家伸出援手,把荒废的土地一点点变成了果树连片、花朵绽放的园艺基地。这篇报告文学,用情用力用心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员的故事,塑造了基层工作者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的形象,这是就在我们身边的,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这部作品支撑文学气场的,正是这位老党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他是有力量的人物,是大写的人物!

鼓掌,为勇敢的“淮河楞子”

2021年春天,油菜花盛开,香飘淮河两岸。我来到淮河北岸的蒙洼蓄洪区庄台采访,被一位村党支部书记的事迹深深感动。这位村书记自出生起一直生活在淮河边的庄台。他水性极好,上中学时就能从北岸到南岸游两个来回。在当地,水性好的人被称为“淮河楞子”。然而,这个有名有威望的“淮河楞子”,在2020年7月王家坝再次开闸蓄洪时,差点丢掉性命。

开闸蓄洪时,保障群众的安全和日常生活至关重要。作为村干部,他没日没夜地操着全村人的心,哪家缺水缺来了,哪家少油少面了,他都指挥着小船赶紧运送过去。一天到晚,他赤着大脚板,来来回回地跑。一位村民突然发病,必须送到蓄洪区外的医院紧急抢救。他二话没说,坐着冲锋舟,把病人及时送到等在安全地带的救护车上。返回时,天

黑透了,冲锋舟突然熄火,大家被困于洪水中。滔滔大水,无边无际,浪头像凶猛的野兽,把无力的冲锋舟卷进漩涡之中。这位“淮河楞子”指挥着舟上的另外三人,轮流抱住一棵露出水面的大树,控制住冲锋舟不被翻扣在洪水中,一边打电话给抗洪指挥部求助,一边让技术人员通过手机“遥控”指导维修冲锋舟。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天亮,冲锋舟终于重新发动起来。“那会儿,要说怕怕是假话。我心想,当了几十年的‘淮河楞子’,自己咋也不能被庄台水给吞了。”说这话时,他泪流满面。

走访庄台的过程中,我听到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还有那么多感人至深的人物,这促使我提笔再写长篇小说《庄台 庄台》。这部正在创作中的小说,被列入中国作协2022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小说将以蓄洪区特有的水利脉络为背景,融入改革开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时代元素,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以小故事折射大时代,再现人民与国家唇齿相依的大命运。作品将塑造一群可信可爱可敬的蓄洪区人民形象,他们,也是中国形象!

“写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写作者,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发生在大地上的故事、发生在新时代的故事,创作出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作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我们的写作,才因此成为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万物生长,大地永恒。迈步走在大地上,脚步铿锵有力,内心自信满满。

(作者单位:安徽省文联)

■ 陈振华

《小说月报·原创版》2022年第9、10期连续刊载了青年作家刘鹏艳的长篇小说《青山依旧在》。这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在当下红色叙事普遍受到重视的时代语境下,小说艺术地呈现了大别山地区以西镇为中心的革命起源、历程以及革命中人物的历史命运,尤其是深度开掘了革命中“人”的心理、情感、人性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可以说,小说既是大别山革命的发生学、进程史,也是革命者的心灵史与精神史。小说具备丰富的思想意蕴和充沛的艺术表现,在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

一方面,小说以历史的、人性的、审美的多重维度建构逼真的历史现场,形塑了一系列革命先行者的群像。作家曾撰写纪实文学《赤澜1929》,对大别山革命的历史起源与情形做过充分的实地调研和勘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小说通过大量的生活场景、细节、地方风物、习俗以及地域色彩的风景建构起逼真的历史情境,当读者走进小说世界,仿佛走进了真实的历史现场。文本将革命的其来

■ 苗秀侠

在时空的长河,有两个重要时段被光影定格,一个是1942年的5月,作家、艺术家们齐聚延安杨家岭,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我们的文艺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这一鲜明论断。一个是2014年的10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文艺工作者中间,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为新时代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

党的文艺工作,“人民”二字贯穿始终,家国情怀一脉相承。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八部分,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专门部署。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以此为遵循,用中国精神贯通文艺实践,坚持为时代而抒写,为人民而歌唱,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推出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如何创作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在我的创作实践中,以为,迈步走在大地上,走近人民,聆听他们的心声,书写和时代息息相关的故事,作品才具有饱满的鼓舞人民斗志的精神力量。

叩问,让大地充满生机

走进生活,走近人民,触摸生活的肌理,是我写作长篇小说《皖北大地》的深刻体会。这部作品,入选“中国共产成立100周年百年百部红旗谱”,于2021年4月出版。而